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张翎小说自选集

SHENGMING ZHONG ZUI HEIAN DE YE WAN

(加)张翎◎著



張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张翎中篇小说自选集

(加)张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 (加)张翎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8
(世界华人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108-1595-9

I. ①生…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2321 号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作 者 (加)张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95-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翎：水做的女儿（代序）

文/陈瑞琳

第一次见张翎，是在多伦多城边上的一个绿山坡。张翎从她的诊所里风一样地旋出来，穿着一身水蓝的长裙，我就蓦然想到水了。后来几次见她，身上的颜色总是鲜亮而单纯，清爽间漫溢着水的柔和。我想她是爱水的了，果然书里就离不开水，除了早年母亲河畔的频频痴望，笔底下就算是到了海外的阡陌城堡，也还是蘸着些水汽，就是写人，无论工笔或写意，总让我觉得有几分潮起潮落的湿润。都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张翎，这个祖籍温州、跃然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寒窗里跳出的女子，骨子里除了水汽还有天然的淑气，水的灵动温婉再有书卷的明慧清丽，那真是女人见了也要倾心的风雅。

加拿大，中国新移民的一方沃土，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张翎，像一个不肯落俗的凌波仙子，飘然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海岸。这个时候，她发现终于能超然地回首那如烟的往事，能坦然地亲吻那故乡热土的一草一木，她生命里所有的无垠幻想如今都化作了文字的激情，她才明白原来冥冥中命运的移植就是为了完成这幻想的使命。

一路走来的张翎，寂寞而坚定，孤独却欢欣，默然前行中听掌声从远方响起。她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1988年获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93年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听力康复学硕士，尔后成为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的医师。这中间十多年移民沧桑，此中甘苦唯有她心知。张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执笔小说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望月》出手不凡，让她在海外文名鹊起。之后有中篇《江南篇》、《寻》、《丁香街》、《花事了》、《梦里不知身是客》等；短篇有《警探理查逊》、《团圆》、《盲约》、《女人四十》、《瓶》等。《交错的彼岸》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可谓厚积薄发，文坛为之侧目的又一个里程碑。2003年，张翎再推出她的第三部长篇《邮购新娘》，奠定她实力派一线小说家的海外地位。

再看张翎，一个神秘又透明的女人，神秘是她的文字，透明是她的做人。清丽端庄的外表掩藏着的却是她灵魂深处无尽悠远的悲凉。多思善感的心使她超乎常人地体味了情感生命所赋予的悲欢离合，交织在身心的千重渴望于是衍变成文字的慰藉和宣泄，生命中所遭遇的身心灾难又使她在重生后加速地在文字里跋涉。她的心里显然有无法言喻的“痛”，她把“写作”比喻为“飞翔”，她说“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但她感激这种“伤痛”，因为“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由此，她尝试把人有限生命的转换成了创作的无限体验。

在北美的新移民文坛，历史变迁，时空转换，二十年来，斑驳的异乡故事如雨后春笋，但是，情感的焦躁总流露在文字的粗砺急迫，真正风格稳健的作品并不多见。然而，读张翎的小说，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遥远的冷静，是距离感的清凉，像是一位尘外之人娓娓诉说着尘内之事。从《望月》里的上海金家大小姐走进多伦多的油腻中餐厅，到《交错的彼岸》中那源于温州城里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再到《邮购新娘》里那一曲波澜跌宕的“乱世佳人”的红尘交响，其中穿插的缘起缘灭、情生情绝，张翎是刻意地铺远了纸、举高了笔，再融进她生来的女性坚忍与宽怀，把这个时代风雨交加的异域故事写得如此辽远，如此具有《红楼》遗风，让暑热的北美文坛顿时有了秋的纯熟和清爽。

中国的小说家多善写史，忧患苦难，讽世讥时，当代作家中的男性尤长慷慨悲歌。然而，女儿家张翎写春秋，用的却是温婉的曲笔：威震江南的金三元绸布庄竟在小丫头阿九的智慧下延续了香火，然而，这个鼎力抵挡历史风雨的小女人却再也无力挽救她的“孩子们”的命运，历史的车轮不仅碾碎了阿九，也碾过了她的“飞云”，更碾灭了下一代“蕙宁”的心。悲伤的故事太多，人性被剥离成碎片，但谁又能抗得了命运呢？这命运就是历史。人是这样的渺小，碾在尘里，张翎只是小心地剥给我们看那蒙在土里的几瓣清香。张翎写史，总有些不同寻常的心平气和，她从不控诉，更无显山露水的批判，至多是一些怜惜，少许无奈，淡笔写来，却是丝丝震撼，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录”纳在绣枕之上，看去玲珑，囊里却惊涛骇浪，堪为女作家春秋史笔的奇韵。

乍看《邮购新娘》，通俗的书名好像是在讲一个娱乐的婚恋故事。然而，张翎的手段是让读者踩着轻松的悬念而入，在不可抵挡的诱惑中陷入她精心设置的人生迷宫之中。一个在“邮购”中诞生的“新娘”，牵引出红尘内外种种

尘缘、万般风情，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意外”却在不经意的“必然”中发生，又在迷离的忧伤中淡淡散去。掩映在多伦多闹市区的一个叫“思凡”的咖啡馆，隐藏着一个叫林颖明的男人不为人知的故事。红尘的偶然使他结束了自己还未能展现温情的婚姻，由此开始了“邮购新娘”的漫漫旅程。于是，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出现了一个叫“江涓涓”的女子。在这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女子身上，除了她自己欲说还休的故事，由此而引出了她的母亲竹影风雨如磐的情爱历程，更有竹影的母亲——一个越剧名旦缱绻悲凉的人生。然而，滚滚红尘中，江涓涓和林颖明的见面却并不是真正的尘缘，郁闷挣扎的江涓涓走近了威尔逊牧师的身边。在这里，一个关于两代西方传教士的故事开始演绎。令人悲怆的是，主人公在无望的结局里黯然返国，却未能料到，又一个意外的情缘由此才真正开始。

作为北美文坛已写就百万多字的资深作家，张翎的目光从未游离过“乡土”，但她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的精神骨髓里有张爱玲的生命无常和人世的荒凉，文字里有《红楼梦》的心平气和，浓郁的审美情趣里充分洋溢着“海派文化”的积蕴内涵，人格力量的最后才是温州人打拼的性格倔强。中国文坛的“海派”，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吐故纳新，磨砺出一代又一代纤柔婉约的作家，正如那一茬又一茬落地的麦子。张翎的可贵更在于她努力建构一种阴柔婉约的女性叙述方式，但却始终保留了小城人生性俱来的淳朴和对人世间深深的眷爱，这种“爱”的力量又使她与张爱玲的“冷眼”严格地区分开来。

都说巫山云雨，盼望沧海之水，张翎，正是海外文坛望断秋水的作家。

Contents

目 录

- 1 /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 53 / 空 巢
- 99 / 雁过藻溪
- 205 / 余 震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早就听说了东欧的秋天煞气很重，沁园出发前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准备。上身穿的是一件带了绒夹里的白色夹克衫，下身是铜板一样厚实的牛仔裤，足蹬一双鞋底镂刻着蛔虫一样的深纹，可以在任何地形里自如穿行的越野靴。当她把刘海掖进灰色棒球帽里的时候，不用照镜子，她也知道她看上去几乎像男人，一个都市大街上常见的被生活的担子压得略显佝偻的瘦小男人。混在那群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站在香榭丽舍大街等车的游客中间，沁园突然感觉到了多日未曾感觉的安全。

墨镜把一个晴朗好日揉搓成了一张皱纹纸，新艳的朝阳看上去像是一枚腌过了时的干瘪鸭蛋黄。凯旋门灰暗瘦矮，从门里涌流出来的车辆如虫蚁在急雨之前仓皇逃窜。路易·维登大楼见过了太多的钱和太多的脸，蒙裹了太多的风尘，突然就老了，疲惫不堪地靠在路边。哈根达斯冰淇淋老店失却了夜晚灯彩的遮蔽，像一个迟暮却胆敢素颜的妇人，残忍地显露着白昼的褶皱和寿斑。这就是色彩和基调都遭遇了恶意颠覆的香榭丽舍。不过，沁园并不痛心。巴黎的华丽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梦。她的梦另有一个粗粝的背景。

出发地点在巴黎，游客却来自世界各地，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那家华人旅行社门口汇合。沁园把自己的那只小行李箱竖靠在路边的一棵树干上，背靠着树坐在箱子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听着人群在嘈杂地聊天。那几个不停地抱怨着天气的人，一定是法国当地人。冷？被塞纳河的暖风熏糊涂了的人，怎么知道九月落雪的地方，人是怎么生活的？沁园忍不住冷冷一笑。

人群里有一个红衫女子，衣着、发式和行李都很招摇。“只留半天在巴黎，够谁使啊？老佛爷？谁去那里买东西？都是中国货。”女人的嗓音沙沙地摩擦着沁园的耳膜，留下一道一道的划痕。她知道女人一定是从国内来的。女人那个手提包里，一定藏着几张憋得几乎窒息的金卡，在急切地等候着一个越狱投奔自由的时机。

还有那几个面红耳赤地讨论着法国大革命和罗伯斯庇尔政权的男女，一定是北美的傻学究。北美的游客，总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恶补着对欧洲的无知和敬意。

当然，也有和她一样一言不发的人。有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女人，正靠在另一棵树上，独自吃着早餐。女人的早餐其实就是一片没涂果酱也没涂牛油的面包，甚至没有水。干涩的面包屑在女人的喉咙里艰难地行走着，女人的面颊上生出凹凸凸凸的筋络。女人穿的是一件样式极为老式的灰布外套，女人唯一的行囊是一个比军用书包大不了多少的软皮肩包。没有人跟这个女人说话，女人也没想和任何人说话。沁园把人群草草扫描了一遍——没有这个年龄段的人。看来这个女人和她一样，这一程是注定要独来独往的。

旅行日程已经发在她的电子邮箱里了，但她只看了一眼就丢开了。“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这是天底下所有旅行社都爱起的艳俗名字。“海德堡、玛丽亚温泉城、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维也纳、萨尔斯堡、因斯布鲁克、斯特拉斯堡……历史悠久，闻名于世，美丽，幽雅，心驰神往……”所有的地名和形容词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东欧和西非此刻并无差别，她只是急切地需要离开。她的心非走不可，腿去哪里，怎么去，心一点也不在乎。

“鸣”的一声，手机在她的裤兜里抖了一抖——一条短信息。沁园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来，斜了一眼。“吴老师，我是《新江都市报》的记者元辉……”沁园狠狠一捏，像捏一条虫子一样地把那条信息删除了。她知道，她此刻的留言箱已经被许多条留言塞满了。那些无法得到她回应的人，正在改用短信息的方式联系她。沁园把手机捏在掌心，飞快地发了一条信息。信息只有三个字；“到了，安。”收信人的号码，是记忆储存里的第二号。第一号是911。沁园发完信息，就把手机的电源关了，塞进了旅行箱的背兜里。

好了，我终于可以，无牵无挂地，上路了。沁园想。

“辛迪·吴，十一排A座。”

导游大声喊叫。

沁园怔了一怔，才明白过来是在叫她——这是她护照上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她

的护照上已经呆了八九年了，可是她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名字，有着隔山隔水的疏陌。

导游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穿一件蓝色鸡心领的毛衣，头发被头油或摩丝修理成一片狂野的丛林，微笑和世界上所有的导游一样职业而老到，让人免不了要想起小费回扣这一类可以一下子把情绪杀戮得千疮百孔的字眼。

“车上的游客太多，我无法一一记住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座位号就是你们的代号，一路上我就用这个代号分派旅馆房间。”导游宣布。

沁园点了点头。

十一 A。

她不再是吴沁园，或者辛迪·吴。十一 A 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尘世被圈在了围墙的外边。尘世即便是一头八爪章鱼，它的爪子也伸不过那样的高墙那样的铁门。尘世总有它够不着的角落。

她要的，就是这样的角落。

十一 B 的座位上已经有人了，是那个衣着张扬的红衫女子。确切地说，红衫女子并没有坐在十一 B 上。红衫女子也没有坐在十一 A 上。红衫女子坐在了十一 A 和十一 B 中间的那块模糊地带，衣裙的下摆，在 A 和 B 中间燃开一团炽热的火焰。

“往里坐一坐，请你。”沁园说。这是沁园这个早晨第一回开口说话。

红衫女子抬头看了一眼沁园，眼神里开放出一朵不备时被人踩了一脚似的硕大惊讶。红衫女子的话是隔了一会儿才说出来的——却不是对沁园说的。

“导游，我跟你说过的，我是不跟人拼座拼房的。”

红衫女子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两只硕大的白金钻石耳环随着说话的节奏一颠一颠，脸上的妆粉很浓，仿佛是在赶赴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宴。红衫女子言辞激烈的时候，空中便扬起轻轻薄薄的一股香尘。

导游跑过来，一脸永不凋谢的微笑。

“本来是不用和别人拼的，可是你的……”

“那又怎样？你们不是不退钱吗？”

“按理说临时取消是没法退钱的，可是这位小姐临时入团，正好补了你的缺。”导游指了指沁园。“那份钱旅行社一定会退还给你的，不过要等到你回巴黎的时候。”

红衫女子顿了一顿，显然在找词。

“退不退不过是你这么一说罢了，我还敢真信啊？反正我还没拿到钱。没拿到

钱你就不能给我拼座。”

导游的的微笑还在，不过已经渐渐开始稀薄，隐隐露出了底下的毛孔。

“大姐你帮个忙，一车的人都等着呢。”

红衫女子的脸沉了下来。见过大世面的导游竟然栽在了一个低级小错误上：导游在用“小姐”这个词后，换用了“大姐”。无论是被称为“小姐”和“大姐”的，心里都搁着一块堵。

“你这个导游真够奸猾的，一车的人等的是你，别把这好事揽给我。”

导游的脸皮像一块腌过了几季的糙猪皮，红衫女子的话像一枚针。再厚实的皮也抵不过哪怕是一枚钝针。导游的脸皮给扎透了。导游想发作，导游却知道他不能发作。导游的微笑开败了，从灿烂地讨好变成萎靡的乞求。

“大姐，这是巴黎，一过点就堵车。要是现在出不了城，弄不好要耽误一天的行程呢。”

红衫女子端坐不动，冷冷一笑：“耽误一天行程，你还不想吃这碗饭了？”

导游的脸僵了，空气凝成了一块脆薄的玻璃，导游和红衫女子两人手里各牵着一个角，略一松手，就是一车的粉碎。

前排的人开始骚动起来，嚷嚷着“都过点半个钟头了，到底还走不走？”

“算了，后面不是还有空座吗？”沁园拿起自己随身带的水瓶，对导游说。

十一排已经很靠后了，后面还有一排。最后的那一排，座位比前面挤。十二B还空着。

十一A到十二B，不过是从一个城堡换到另一个城堡，只要围墙在，沁园不在乎。

导游手里的玻璃终于轻轻地稳妥地放到了地上，没碎。导游松了一口气，朝沁园扔去感激的一瞥。沁园低了头没接。沁园的城墙固若金汤，沁园不想留下任何一条裂缝，好让人把情绪挤进来。

十二A上坐的是那个在路边啃面包的老女人。老太太膝盖上放着那只肩包，两个人加上一只包，位置更挤了。

“阿姨，要不，我把您的包放到架子上？”导游说。

导游知道自己今天失态了。导游在这条线上已经走了八千九百个来回，导游熟知沿途每一个肯白送他一杯咖啡的加油站，每一个不用投币就能开门的厕所，和每一个给几分小回扣的购物点。导游知道路，导游更知道人。每一趟行程，总有那么一两件事，一两个人，会把他搁置在发火和忍耐中间的那个煎熬地带里。只是，这

一趟煎熬来得太早，还没容他把那块小小的亲善立脚之地垒建起来。他有些后悔。他原本可以把十个百个红衫女子不动声色天衣无缝地摆平的，他有这个本事。可是今天，他怎么啦？

老太太没有说话。老太太只是把那个肩包更紧地搂在了怀里，仿佛它比她更怕冷。

“前面的年轻人，有没有人愿意换到后面来，让这位老人家坐得舒适一些？”导游问。

没人接应。

前面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人愿意拆单。

导游看了一眼老太太，那眼光似乎在说：“我试过了，你都看见的，对不？”

老太太也没接导游的目光，老太太把脸偏转向了窗外。导游很快就把自己无着无落的目光捡拾了回来，跑到车前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导游的微笑已经毫发无损地重新灿烂起来。

“大家好，我叫袁成国，袁世凯的袁，成心使坏的成，卖国贼的国，你们就叫我袁导，哪个 dao 都行……”

车里开始发出细细的笑声。

“这位是我们的司机，法国人，叫皮尔·卡丹。”

“别笑，他真叫皮尔·卡丹，是那个皮尔·卡丹的乡下穷亲戚。”

“从这一刻开始，你们的身家性命情绪安全，就交给我和皮尔·卡丹大叔了。咱们还是来一个岗位责任分工制，好不好？‘东欧浪漫之旅’，我负责东欧，你们负责浪漫。不是我不想负责浪漫，主要是这个浪漫，我一人说了不算，是不是？”

导游进入了状态。

太阳升高了，墨镜里的巴黎开始从灰涩变得明亮。当塞纳河的鳞波开始一程一程地朝后退去，都市的轮廓在巴士后视镜里萎缩成一个边角模糊的斑点时，睡意如浓云渐渐浮上，终于把沁园从头到尾地裹住了。

一路都在昏睡。

第一天是这样，几乎完全错过了海德堡。

第二天还是这样。最终醒来的时候，沁园发现太阳已经有了倦意，麦克风正在嗡嗡地报告着即将抵达玛利亚温泉城的信息。

邻座的老女人看了她一眼，叹了一口气：“年轻真好，能睡啊。导游喊你吃中午饭，你都不肯下来。”

沁园吃了一惊：她竟然完全不记得有这个插曲。这一觉仿佛是一条绵长的纺得结结实实的线，开头和结尾之间找不见一个断头一个疙瘩。只觉得下颌有点湿，拿手一抹，是口水。她一定又是张大了嘴——老刘说她醒着看起来还有几分机灵，睡着了完全是一脸蠢相。好久没有这样蠢睡过了。这些日子她的觉很浅，如同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丝风，一滴雨，一个最不经意的念想，随时就能把它戳得千疮百孔。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睡意浅成了这样呢？

好像就是她从温哥华采访完冬奥会回来报社上班的那天。

她在卡尔加里的一家华文报纸做记者。记者只是名片上的一个头衔，更准确的职位界定其实叫打杂。她不只写稿，她也做编辑。她也管美编和排版。有时她还得赤膊上阵四下找客户拉广告。报社里只有三名员工：老板、她和一个叫薛东北的东北小伙子。老板管钱包，她管版面，小薛管工商广告。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分工。这么一家袖珍小报，真正的分工线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像某些国家的边界线一样随时在变更。她在国内也做记者，不过那是一份发行量超过三十万份的都市大报。而现在的这份报纸，虽然有个惊天动地的名字《加拿大国际华人先驱报》，发行量却不到五千份。在那家发行三十多万份的大报社供职，她只用花费半个脑袋瓜子就够了，另外半个用来吃喝玩乐，勾搭老刘。后来终于把老刘勾搭成了丈夫，她就跟老刘出了国。到了加拿大，她给这份发行五千份的小报打工，累得每天回家再也不想多说一句话，一个月的薪水却只够给老刘的那辆四轮驱动吉普车注油和买保险。

但这都不算是最累心的事。最累心的事发生在下班以后。

上班的时候，她是记者。下班以后，她是个作家。十年里她写了五本小说。儿子欢欢已经上九年级了，功课、运动课余生活，基本都是老刘管。她写书的时间，是从欢欢和老刘身上一点一点的掰下来的。当然，更多的，是从她自己身上掰下来的。十年里她把健身、美容、买衣服、煲电话粥的嗜好都戒了，十年里她把自己打成一个毫无耐性不肯为任何事情耗费一分一秒时间的暴躁女人。她把她的业余时间一

分一秒面包屑似的掰下来，积少成多地裹成了团，就有了那五本书。十年里，她把老刘、欢欢和她自己都掰得只剩了白光光的骨头，可是，她写的书却无人理会，连老刘都不看。

老刘实在看不过她睡眠不足神情恍惚的样子，也曾劝过她。老刘劝她，是劝她把工作辞了。老刘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做精算师，老刘的收入是沁园的五倍。可是沁园却迟迟不肯放弃报社的那份工作。那份工作说起来也不是什么让她割舍不下的美差。老板很抠门，小薛也很抠门，抠的却不是同一扇门。老板把每一个毫子的开支，都要放在脑子里秤过几个来回。而小薛整天和老板扯的，是广告提成的百分比，还有每一张请客吃饭和汽车公里数的报销单，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两位数。而她，却成了老板和小薛常年的拔河赛里那条系在绳子中间的手绢，一会儿被老板拉过去，一会儿被小薛扯回来，满耳满头都是彼此的抱怨。沁园下班回家，总觉得一个脑袋瓜子里塞满了别人的情绪垃圾，儿子和老刘轻轻一碰，就能碰撒出一地鸡毛来。可是她却沒有一寸地盘，可以放置自己的垃圾。

然而她还是不愿放弃她那份实在说不出有多少好处的工作。她爱拿英国作家芙杰尼亚·沃尔夫说事。她说沃尔夫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个女人要写书，起码得要有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老刘听了不吭气，半晌，才说：“一个女人，非要写书吗？”

这句话倒把沁园问得怔住了。

是啊，她为什么非得写书不成呢？这世上缺她一本书吗？这世界就是一条大浑河，她的书不过那浑水上漂的一片烂菜叶，一根馊鱼骨，打个漂漂就不见了，连屁大的一个声响也听不着。那水，有没有烂菜叶馊鱼骨，都还会一步不停严丝合缝地朝前赶路的。

是为名吗？有那么一点点。那为名的念想是她肚皮里的一条小虫子，时不时的醒过来咬她一小口，说不上疼，甚至也说不上痒，连个芝麻点大的疤痕也没留下，就过去了。

可她心里有一股火啊。那火得有一个去处，要不会把她的身子，她的心烧穿一个大洞。那火岂止烧她，那火还要把她的家也烧穿一个大洞。她只有把那火一个字一个字的放出来，她才有救。她有救了，老刘和欢欢才有救。

沁园忽然就想明白了，那火咬着她的脚跟追她，她是为了逃命才写那些字的。她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更怨不得人。她只有认命。

就在她开始写第六本书的时候，老天爷跟她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大了，把她一下子砸懵了。不仅把她砸懵了，也把她周遭的人砸懵了。

一个在好莱坞和香港内地来回行走的大导演，在一个酒足饭饱的无聊时刻里，偶然翻到了一本文学期刊。那本期刊里有一部讲述南美甘蔗园历史的小说，而导演的一位叔公，就是在那片甘蔗林过了一辈子的老华侨。导演本人，当时正陷在一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之间的拍摄空档里。上帝的手指轻轻一拨，电闪雷鸣间，导演被灵感击中，决定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当然是国际大银幕。

这部电影，在两年之后，成为一个超级票房神话，并得了几个国际大奖。

而沁园，正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于是，沁园一夜之间突然就不再是烂菜叶和馊鱼骨了。于是，沁园的名字，开始成为写书码字的人饭桌酒席上的话题。于是，沁园行在路上的时候，脑门上有了光。

沁园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里过暑假的时候，见过乡里夜市点煤气灯的情景。灯不亮的时候，兴许也有虫子，可是虫子潜伏在角落里是看不见的。灯一亮，虫子突然从草丛里树枝间田埂上，从一切角落里扑了上来。蠓虫、黑蛾、白蚁，还有许多她说不上名字的野虫，云雾一样地围着煤气灯转，嘤嘤嗡嗡，翅膀和翅膀交叠着，叫声和叫声交叠着，把灯光咬成一团一团的碎渣。

她问外婆为什么虫子爱追着光？外婆说虫子哪是追光，虫子是咬光呢。虫子一年四季活在黑咕隆冬的角落里，虫子也想要光呢。虫子见了光，就想咬一块下来存在肚子里，虫子自己也就有了光。

八岁的沁园听了，不知怎的，竟有些凄惶，心想虫子可怜，光也可怜。她不想做虫子，也不想做光。

一直到她被虫子咬上了，她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的，她已经成了那盏夜市里的煤气灯。

沁园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发现自己被虫子咬上的那一天。

参加温哥华冬奥会的加拿大滑冰选手里，有一位是出生在卡尔加里城的，很有希望在几个短跑道速滑项目上夺冠。沁园的老板年轻时也是一位得过名次的速滑运动员，所以对这条新闻情有独钟，竟肯花钱让沁园专程飞去温哥华采访那位本地籍的运动员。后来那人果真在冬奥会上得了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沁园带着一肚子新闻从温哥华回来，出了机场没回家就直接去了报社。报纸是周刊，第二天发报，她想采访文章赶在当期发出来。

走进办公室，老板和小薛都在，她发觉气氛有些怪异。她急切地向老板汇报着温哥华的所见所闻，老板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老板在回避她的目光。老板的目光如儿时她在弄堂里见过的弹棉花匠手里的那张弓，一弯一拱的绕着她的身子弹动，却始终没有压在她的目光上。她坐下来，把照相机里的照片下载到电脑里。她听见老板和小薛的目光绕过了她，在她背后一来一往地询问试探碰撞着。

后来，老板去茶水间，沏了一杯热茶端过来给她。她有些吃惊——她在报社工作了七年，老板从来没有给下属倒过一杯水。

“这几天，老刘，给你，打过电话吗？”老板问。

老板的语气很温软，仿佛轻轻一捅就要流出水来。老板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几十年水深火热单枪匹马打天下，老板学会了只用一种语气说话，那就是强悍。突然听见老板换了种声气说话，沁园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啦？是不是老刘有了外遇，你们都瞒着我？”

老板和小薛互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

沉默。

长久的沉默。

沁园第一次知道，沉默原来也有声响。世上所有的声响都有破绽，沉默没有。沉默从所有声响的破绽里钻出来，凌驾于所有声响之上。沉默让世上所有的声响听起来不再像声响。沉默震得沁园的心开始散乱。

“老，老刘，到底，怎么啦？”沁园问。沁园的声气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缝。老板叹了一口气，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你到底招惹谁了，沁园？”老板问。

“玛丽亚温泉城原来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捷克小村落。许多年前一群伤残的士兵偶然来到这里，在泉水里洗过了脚，竟意想不到的痊愈了，就扔了拐杖四下奔跑，高喊圣母玛利亚的名字，从此这里就成了世界闻名的温泉旅游城。”

袁导说。

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车厢里有人在分享带颜色的手机段子，惹起一波波深深

浅浅的笑骂声。有人在侧着身子和对过的旅客胡乱聊天，有人在哗哗剥剥地嗑瓜子吃零食，也有人脱了鞋子在晾脚丫子，声响和气味都很嘈杂。众人上了车才意识到，旅行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逃离——从一种嘈杂，逃奔到另一种嘈杂。而导游的讲解，不过是花了钱来忽略的诸多嘈杂中的一种。

“玛丽亚不过是个凡人女子，能治病的不是她，而是她儿子耶稣。”邻座的老女人突然说。老女人的声音轻得几乎像耳语，老女人的话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可是沁园听见了。

沁园听见了，却没听明白。作为记者的那个沁园很想发问。作为作家的那个沁园也很想发问。可是这一时刻的沁园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这一时刻的沁园是个病人。好奇心治不了她的病，所以她不想问。

“愿意下温泉洗澡的，现在来报名。”

小郭拿了个本子跑到车后排来登记门票数额。小郭是索邦大学的留学生，学城市规划的，女朋友刚刚从国内来探亲，他就请了几天假带女朋友去东欧玩。一车的人里边，数小郭年龄最小，所以就被袁导抓过来帮忙。

“慢着，有句话先问明白了，再下车不迟。”

坐在沁园前排的那个红衫女子倏地站起来，大声说。

“袁导，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车上的座位是怎么分配的？”

袁导被这个问题砸过很多次，袁导知道怎么躲闪。袁导的回答胸有成竹，天衣无缝：“大姐，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定的。最先报名的，就坐前面。报名晚的，座位就排后边些。”

红衫女子冷冷一笑，说：“到底谁先来谁后到的，也无对证，就听你一个人说了算。”

“大姐，你要是不信，等你回到巴黎，旅行社里有报名记录，我拿来给你过目。”

袁导失态过一次，袁导决不在同一道坎上摔第二个跟头。所以袁导说这话的时候，带了一脸钢盔铁甲刀枪不入的微笑。

“先来的也没比后到的多花钱。都花了一样的钱出来旅游，凭什么有人一路坐前边看好景致，有人一路坐后头受颠簸？”

红衫女子说“前边”的时候，拿手画了一个圆圈，把所有坐在她前面的人都归在了圈子里。圈子不大，人却很多。被圈在里头的人，开始隐隐感觉到拥挤的不适。

“那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袁导两手抱了臂，歪着头看红衫女子，依